

《離家不遠》 家庭餐桌下 一片荒蕪

第十屆華文戲劇節本月頭開鑼後，這周末正展演四個代表演出，分別是香港話劇團的《一頁飛鴻》、內地八厘米戲劇工廠的《莊先生》、台灣動見體劇團的《離家不遠》，和澳門曉角話劇研進社的《混蛋的BUG》，兩岸三地，不同風景。其中，《離家不遠》將用充滿詩意的舞台，呈現華人家庭中微妙的傷痕與角力。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尉瑋 圖：王閔亘攝，台灣動見體劇團提供



《離家不遠》
時間：4月9日晚上8時
4月9、10日 下午2時30分
地點：西灣河文娛中心劇院

家人的關係也許是這個世界上最奇怪的一種關係，用「相愛相殺」來形容一點不為過。他們是最親密、不可切斷的血緣，但並不意味著是你人生的同盟。溫情與愛護外，也許也有數不盡的挑剔、計較、傷害，犬牙交錯的碰撞，和甚至更加不堪的爭鬥。但回過頭來，在某個奇怪的時刻，你卻不能否認，對方仍然是自己可依賴的最親密的人。這種關係，你不能拒絕不能選擇，分分合合，像無休止的圓圈，無解。

台灣導演符宏征對家的想像也許聚焦在了這層層關係中暴烈和暗黑的一面。滿台的沙土上支着一張餐桌，一家人表面和樂地吃着團圓飯，卻不經意地觸碰到各自的傷口，金錢糾紛、手足矛盾……暗湧不斷升級，矛盾一觸即發。《離家不遠》中所描畫的家庭形象，就像是流沙上的斷瓦殘垣。「家人之間的問題，我們要用什麼態度來面對？不同的成員有着不同的態度。戲被設置在過年的時候，一個和和樂樂的氛圍中，那要怎麼去鋪陳潛藏在每個人背後的問題和糾葛？矛盾是否要在這個時候顯露出來？一開始時很壓抑，過年嘛，『什麼事情都過年後再處理』。但戲劇性就在於忍不還是說了出來，情緒的各種張力就都出來了。」演出在虛實之間不斷交錯，實的是現實中的晚餐和人物的對話，虛的是每個人內心的情狀和獨白中的潛台詞，符宏征將對白切碎，在語言對白的縫隙中，用肢體來表現難以言喻的晦暗情感。這種結構使得一個人物好像不斷從晚餐的大場景中逃逸出來，訴說自己的故事。「呈現每個人隱藏的一些問題、一些線索。你看到這些人怪怪的，又好像有點事情，演出是用一個比較緩的步調去鋪陳。比如熱鬧中不經意地講出一些話，被不斷打斷，一直岔題，結果又兜兜轉轉繞回來。這是很常見的話語的狀態，也是我設定的敘事風格。」

演出故事來自於導演與全體演員的集體創作，集合了眾人的家庭故事。離家不遠，卻好像永遠回不了家，這就是人生最詭詭的距離。

身體行動的劇場美學

符宏征是馬來西亞人，上世紀90年代到台大求學，曾加入「人子劇團」師承陳偉成，接受果陀夫斯基 (Jerzy Grotowski) 表演系統的訓練。果氏所倡導的「貧窮劇場」，以及對演員肢體表現的重視都對他影響至深。2006年，符宏征創立「動見體劇團」，實踐身體行動的劇場美學，其「運動劇場」系列中的代表作《戰》曾於2014年來港參加香港話劇團主辦的國際黑盒劇場節。

「《戰》建立在用肢體的語彙來敘述，在肢體語彙不足下用語言來重述；但《離家不遠》則基本還是從文本出發，有些視覺場面直覺地會跑出來，也未必一定用肢體去表現，也許是用某種畫面的流動去表現。兩個作品的出發點不同。」《戰》用各種運動競技來比喻人生，在爆發力十足的身體表現中，充滿動感地勾畫小人物的生活軌跡。符宏征說，與《戰》相比，《離家不遠》的肢體表現沒有那麼多，而風格多出於日常行為的轉變，「不是跳舞，不是抽象，也不是概念化或符號性的動作，而是回到日常行為，沉默的話語中潛藏着內在的動機，這個動機就變成了肢體行為。戲劇的訓練和要求常常說我們要發現語言的潛台詞，你要表現好，潛台詞就要分析好，這才會改變你講話的語氣、節奏和態度等。我不僅要這樣做，還要把潛台詞轉化成肢體行為，而這行為來自於身體內在很具象的能量。」

休止符中的潛台詞

符宏征說，我們太習慣於語言的表達，「彷彿只要是聽到，就是懂了。」他則想發掘語言外的劇場狀態，那些「說不出來」的東西，特別是那些「沉默中、休止符中的潛台詞。」無論是大學時接觸到果陀



夫斯基的訓練系統，還是念研究院時跟隨賴聲川，後擔任「外表坊時驗團」的駐團導演，他一直嘗試做的，是將學院派的戲劇理論與實驗化的劇場創作做一種貫通，發展成為自己的戲劇體系。「我不能說我現在用的就是果陀夫斯基的系統，那種精神是在我的血液中。」他認為果氏的學問不易理解和接近，自己希望做的，是將其轉化到作品中，不是硬梆梆的生搬硬套，而是以它的力量和力度作為基礎，在作品中「很用力地將它變得簡單」，簡單而有力量，不至於單薄。果氏的精神，是他作品的底色，在此基礎上，盡可以嘗試各種風格。「我對導演的定義，是收到一個題材，要發明或發現什麼形式最適合去說這個故事。所以我的形式一直很不同，有運動系列的，也有家庭系列的，也有多媒體的結合，我甚至也做音樂劇，以及相對比較通俗的作品。我一直覺得自己是學習者、吸收者和觀察者。」

他直言，在作品中放入肢體元素，最大的困難就是

如何使得這些肢體行動讓觀眾「可理解、可感受」。「我參考的典範是 Pina Bausch，她也像戲劇般提問：為什麼要這麼動？以前的舞者不管這個，就是練技術，從小到大，追求線條、力度，動作有美感就可以。但 Pina 打破了這個東西。我也正好可以參考，這正是我們戲劇所擅長的：你為什麼要說那句話？我希望做出來的東西讓觀眾可以感受，這個我已經磨練了很久，因為有些時候我們也會迷戀技巧，只是炫技，但是問得不够。有沒有準確地去表達要傳達的意義？也許沒有，就只是一個技巧。」

他更指出，肢體表達的效果也要取決於演員的條件。「台灣走了很久實驗性的、小劇場的東西，和玩肢體的東西，但有些還停留在表達很歇斯底里的東西，因為我們的戲劇演員並沒有舞蹈班的身體，我們做就變成是一種騷亂——有爆發力，但是不受控，於是歇斯底里，永遠表現一種很單一的情緒和能量。我也走過這個段落。」

這番話放在香港的劇場，似乎一樣成立呢！



敢觀

文：閻一浩
本欄由本地知名評論人閻一浩與梁倩詩輪流執筆，帶來關於舞台的熱辣酷評。

永不讓你失望的波琳娜！

香港藝術節閉幕節目《睡美人》，是今屆唯一的芭蕾舞演出，表演團體雖然由德國柏林國家芭蕾舞團改為俄羅斯米克洛夫斯基芭蕾舞團，但無疑該節目票房，一早賣個滿堂紅，大概因為俄羅斯芭蕾舞以技巧聞名，換了舞團不會引起舞迷太大的憂慮，而且這舞碼本來就是編舞納曹·杜亞陶在米克洛夫斯基芭蕾舞團出任藝術總監時，為舞團創作的最新版本。

杜亞陶是當今著名的編舞之一，之前曾率領西班牙國家舞團於香港藝術節演出，十二年前了。我們最近看過的杜亞陶作品該是由香港芭蕾舞團搬演的《卡薩迪》(香港藝術節譯《陰聲唱》)，都是糅合了不少芭蕾舞技巧的當代舞作品。他的作品流暢細緻，動作着重頭和手的細微移動，而他動作的音樂感、身體與旋律的配合，也是相當出色的。《睡美人》應是他首創於香港登台的舞劇作品。

《睡美人》於十九世紀面世，首演的佩蒂巴版本已被奉為經典，要超越並不容易。不過，杜亞陶這次決定走古典演繹的方向，或許與米克洛夫斯基芭蕾舞團這一批古典芭蕾舞技巧精湛的舞蹈員有關，也可能是他給自己的一次挑戰。

可惜，對於熟悉經典版本的舞迷來說，杜亞陶的處理比不上佩蒂巴，像刪走了公主的獨舞，仙子或童話人物如青鳥的舞蹈段落都未如佩蒂巴的版本。即使對新舞迷來說，舞蹈編排也稍嫌平淡，古典芭蕾舞必備的炫技段落也不多。而他在古典舞步之外，加添了一些如側頭、反手等動作，與整體古典風格的舞蹈動作顯得格格不入。

幸好編排依然流暢，而且有出色的舞者壓場。

最惹人注目的自然是閉幕演出中擔演愛麗娜公主的波琳娜，塞米奧諾娃。這位世界首屈一指的芭蕾舞舞者，沒選擇留在祖國工作，卻到了德國柏林國家芭蕾舞團，隨後又加入了美國芭蕾舞團，2013年隨團來港演出，技驚四座。這次以客席舞者身份參與演出，她的表現並沒有令舞迷失望。波琳娜煥發公主應有的氣質，對角色的掌握和高水平的技巧，都



《睡美人》 康文署文化節目組提供

叫觀眾喝采。第一幕中，在幾位王子被引見一場，她挺起足尖，逐一與他們共舞，轉圈時筆直的腿、如釘在台面的足尖，都顯示了她上乘的舞蹈技巧，她也表現了愛麗娜公主的純真無邪，接觸到壞仙子卡拉波斯遞上的紡針後，幾下的輕旋，然後暈倒，雙腿「僵直」，動也不動，叫人想起那年演出萊麗葉殉情後，被悲慟的羅密歐抱著時，猶如無骨的她軟軟的任由擺佈，那身體的操控真是神級。這一幕中如能安排一場公主獨舞，將更可展示她的高超技巧，以及加強公主出場的氣勢。第三場的大雙人舞，雖然沒有太高難度的動作，但仍有不少可供她與里奧尼德·薩拉力諾夫飾演的王子發揮。

里奧尼德的王子也是相當出色，據說這個角色杜亞陶本來便是根據他來塑造的。他的王子氣宇軒昂，動作清脆利落，在密林中發現傳說中的公主，最後上前一吻，他頗能將那種忐忑的心情及禁不住的期望呈現。他與波琳娜的雙人舞也是技巧及情感兼備。

出色的還有兩位仙子。飾演紫丁香仙子的伊卡特琳娜·鮑卓高技巧也相當高，同時具備了仙子的飄逸氣質。第二幕中她向王子訴說睡公主的事蹟一段，動作充滿感情，最後一幕的婚變起舞，也很搶眼。另一位自然是演卡拉波斯的法羅克·魯茲馬托夫，他大幅度的動作形神俱備，把卡拉波斯的陰險細緻地呈現。

其他演童話人物的舞者都有不錯的表現，唯一叫人不舒服的是有些站在旁邊的演賓客的群舞員顯得不集中，有些甚至木無表情，叫人失望。舞者固然是這次演出的亮點，但負責這次製作舞台及服裝設計的安祖蓮娜·阿拉吉奇也得一讚，皇宮自然富麗堂皇，難得的是第二幕的樹林景色，幽深中又帶着神秘色彩，紫丁香仙子引領王子乘船去找愛麗娜公主一場，更是相當逼真及有氣氛；服裝方面，華麗之餘亦極具心思，婚紗由台前延綿至台後，也美得很。

雖然編舞未如期望，但主要的舞者與製作水平均是上乘，《睡美人》作為閉幕演出，也算合格了。

短訊

香港舞蹈團新舞季 《風雲》遇上《中華英雄》 《紅樓夢》再發新奇想

香港舞蹈團今年將踏入第三十五年，日前舉行的新舞季發佈會上，舞團藝術總監楊雲濤介紹焦點節目之餘，亦表示希望舞團可以繼續與不同的藝術家合作，拉近與觀眾的距離。據介紹，新舞季節目題材多元，焦點之一是將繼2014年的大型武俠舞劇《風雲》後，再次和漫畫家馬榮成合作，將《中華英雄》用中國舞演繹。楊雲濤說，自己最屬意的其實是《中華英雄》，但機緣巧合下卻是《風雲》先登舞台。改編《風雲》時他心中忐忑，但最終作品獲得漫畫迷們認可，讓他放下心中大石，也有更多信心可以在這次的創作中放開手腳，帶來更多火花。另一個節目《紅樓·夢三闖》也是新舞季的焦點之一，請來資深編舞黎海寧、劇場導演何應豐，與楊雲濤一起，圍繞《紅樓夢》各自發想。除此之外，呈現雲南少數民族風情的《彩雲南現》與閩家歡歌舞劇《星期六的秘密》等節目都各有特點。至於一直積極推動舞蹈實驗、鼓勵年輕編舞盡力發揮的《八樓平台X》，則將召集韓國、日本及台灣等地的藝術家，讓傳統與當代相遇，打造跨界對話。

香港舞蹈團2016/17舞季 www.hkdance.com



大型舞劇《風雲》導演及編舞楊雲濤(左三)、漫畫原著及藝術指導馬榮成(左四)與四位主角在記者會上合照。香港舞蹈團提供